



在白山黑水間

陳勇進著

中國青年出版社

在白山黑水間

陳勇進著

中國青年出版社

一九五四年·北京

書號 479

在白山黑水間

著 者 陳 勇 進

青年·開明聯合組編

出 版 者 中 國 青 年 出 版 社

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

總 經 售 新 華 書 店

印 刷 者 北京人民印刷廠營業分廠

字數 60,000

印數 1—15,000

一九五四年五月第一版

一九五四年五月第一次印刷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所收集的，都是作者根據他訪問東北和內蒙林區時所見所聞寫成的報導和特寫，其中少數幾篇曾在‘人民日報’上發表過。每篇各有獨立的中心內容，但主要都是記述解放以來這些林區的新人新事：黨、團員艱苦奮鬥的工作精神，工人們生活上思想上的變化，他們緊張而積極的勞動，他們的創造和發明，他們的歡樂和希望，蘇聯專家熱情的幫助，等等。作者通過這些記述，又描寫了這些林區的富饒和自然的風光。從本書裏，我們可以看到祖國森林建設前途無限廣闊和美好的遠景。

目次

繁榮的小興安嶺·····	一
狄世功到森林裏去·····	七
到達小興安嶺山脊·····	一七
青年溝·····	二四
小興安嶺的冬天·····	三三
打開冰河·····	四四
拖拉機羣·····	五三
五月松花江·····	五九
勝利的夏天·····	六三
高文江·····	六六
責任·····	六八

黃金大興安嶺·····	六
把鐵路修向大興安嶺的深處·····	六
緊張的春天和秋天·····	六
長白山走在前面·····	六
歡樂的長白山·····	六

繁榮的小興安嶺

火車駛過哈爾濱，再往北駛過綏化，往東駛過慶安，便到了鐵驪。在這裏映入你眼簾的是起伏的山巒和茂密的森林。鐵路再往裏伸延五百里到伊春，不管你的眼睛如何不怕疲倦，也望不盡小興安嶺上的林野。這裏給人的感覺是：山巒已經夠長，林木已經夠多。但這不過是小興安嶺的一個小角落。這裏的森林調查人員，從一九五〇年的冬天調查到一九五二年的秋天，足跡所到，也不出小興安嶺上湯旺河流域的狹小地帶。

在小興安嶺——人們印象裏的寒冷地帶，我看見幾隻啁啾飛鳴的燕子。燕子，人們愛說牠會給人間帶來春天；但是，真的給小興安嶺帶來春天的，却不是燕子而是毛主席所派來的艱苦不拔的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，他們和職工們在一起使小興安嶺繁榮起來了。

久居伊春的人們，不會忘記解放前那黑暗孤淒的年月。就是在剛剛解放的一九四七年，這裏也只住着幾個單身漢，他們的房子座落在山麓下的荒草裏，野獸時刻威脅着他們。日本鬼子佔領小興安嶺的時候，時常捕捉內地的老百姓，押送到這裏，爲他們無代價地勞動；把

我們的木材一批批搶走。那時很多工人餓死、凍死了，有的在採伐時被樹木砸死了。他們的屍首沒人理睬，聽憑怒風捲來的大雪掩埋。

太陽從烏雲裏升上來，陽光照暖了小興安嶺。現在，座落在自然美景之中的伊春，有無盡的山巒、森林和靜靜的湯旺河作屏風，有十幾處杏黃色的和紅色的樓房聳立起來，裏面有暖氣和自來水的裝置。這裏有工人療養院，拖拉機隊和製材廠，出河場等處的工人都來這裏休養。新建的工人旅館，用綠漆木柵圍起的體育場，發電廠的煙囪裏冒出滾滾的煙，所有這些都使人感到小興安嶺是更加動人了。

在皓月當空的夜裏，職工樓房裏傳出優美的琴聲和收音機、留聲機的聲音，有時夾着火車頭的雄渾的拉笛聲，製材廠的鋸木聲，俱樂部大樓裏的鑼鼓聲，年輕職工們的戰鬥的腰鼓聲。各種聲音震蕩着小興安嶺的林野，使人尋味到勞動的勝利和歡樂。伊春俱樂部上映了很多描寫革命鬥爭的影片，也上演了吸引觀衆的「水泊梁山」、「天河配」和其他反映革命鬥爭的戲劇。一個俱樂部已經不能滿足工人們的要求了，必須有更多的俱樂部，更多的電影和戲劇。他們特別希望看到自己領袖毛主席的鏡頭。每當電影院賣票的時候，總會有人問這裏面有毛主席沒有。如果有，他們就會更加興奮起來。

伊春林區在日新月異地變化着，擴大着。每天午夜，列車擁擠地載來小興安嶺的開採

者。去年的四月，伊春有十八個工地先後動工，經過半年的時間，已經建設了不少職工家屬宿舍。伊春縣政府、職工飯店、百貨公司、糧食公司、土產公司等樓房都建成了，總的面積達到兩萬多平方公尺。超過了一九五一年樓房建築面積的八倍。但是這裏和新中國的其他城市一樣，不管建築者們如何忙碌，建起的房子還是不能滿足實際的需要。現在，伊春搭滿了建築的木架，街道上滿鋪着運磚運石的平車道。伊春前幾個月還是一萬二千人，現在已增加到二萬二千人。伊春林區的人口激增到八萬人。這裏有肥沃的黑土，人們可以耕耘。我在一個工人家庭裏訪問的時候，進來一個穿着一身灰色卡其布衣服的人，裏面還穿着衛生衣和黑色單衣。他是個裝車工人，叫梁兆海，老家是平原省朝城縣，抗戰前來到了關外。他說，他初來時吃的是豬牛都不大吃的橡子麵，穿的是「更生」（日本人用麻和破棉花做的極壞的衣料）衣。現在呢，他說，他每月能節省幾十萬元寄回家去。

伊春的九月，雨水還很多，氣候溼潤，頗有江南風味。這裏的農民在黑土上種植的玉米，和華北的高糧一樣高，穗子像大牛角。這裏有土豆也有西紅柿，有黃瓜也有大蔥。許多職工宿舍的籬笆上纏着繁密的秧子，結滿了纍纍的梅豆、豆角。這裏的大白菜和辣椒、蘿蔔和茄子，都不比內地小，味道也不比內地差。人們從內地帶來的夜來香、蒲公英、西芬蓮以及其他的花草，都在伊春職工辦公樓前的花園裏和工人的庭院裏開放了。在湯旺河西岸的

山坡上，有一座可愛的蜂廠。一小塊平坦乾淨的地面，兩邊是盛開的向日葵花。蜜蜂現已增加到近一百窩。今年雨水較多，蜜蜂產蜜比往年少，每窩只能收六、七十斤（往年多的能收一百多斤）。由於蜜少，蜜蜂也多未分窩。

小興安嶺林區是很好的蜜源，按照開採者的意願，蜂房將遍置小興安嶺。那時祖國各地的人們將嚐到小興安嶺的甘美的白色蜂蜜。

小興安嶺蓄積了大量的木材，並且是很好的紅松。幾年來，開採者們曾以這裏的紅松供應祖國各地的偉大建築工程，如荊江分洪工程，淮河和黃河的工程，重要的鐵路工程等等。

小興安嶺的開採者們，由於自己的辛勤的勞動，在深山密林裏開放了鮮豔的花朵。這裏的共產黨員們，青年團員們，普遍地受到人們的稱頌。大家都知道那個能吃苦的樸素的共產黨員張子良的故事。

張子良初來林區時，夾着一個小行李捲，穿着一件舊軍大衣，和工人們一塊吃高粱米，一塊鑽研蘇聯的經驗，創造了很多新紀錄，完成了國家的採伐任務。工人們愛護他，他到那裏，人們給他送雞蛋，送辣椒，他都不肯受。後來實在沒辦法了，才留幾個紅辣椒。另一共產黨員劉金貴，創造了降低伐根（樹木被伐倒以後遺留在地面上的樹根，叫伐根）的經驗。

這個經驗的推廣和應用，給國家節約了無可計量的木材。人們曾選他到北京出席了全國工農兵勞動模範代表會議。王靜波去年一年就有十五種發明創造。今年七月機器大修理時，他提

曠不停車，先修理好一台破鍋爐，使另外兩個鍋爐輪流檢修。這使七月份多出了五千立方公尺木材，並使其他機器也按時修好了。

在伊春林區的翠巒，有一個青年採伐工隊。五十個青年採伐工人中有十五個青年團員。他們把一開水流送木材一公里提高到流送三公里；他們接受了蘇聯的先進經驗，在一年中提高工作效率百分之三十五而沒有發生一次事故。

在製材廠，工人們的勞動特別緊張。他們的眼睛和手、腦，一分鐘也不停地運動着。他們使樹木變成各種有用的木材。火車從這裏滿載地駛向各地。一個二十多年的老工人告訴我，他們響應增產節約的號召，決定從今年六月底到年底要節約一萬五千九百噸糧食。他說：「我們要超額完成任務，還要多出一等木材。」

在伊春的西面，停留着一大批正在檢修的拖拉機。這是一九五〇年秋天運來的。初來時，由於駕駛人員技術不熟練，拉得少，曾引起一部分職工的懷疑。但是拖拉機手們苦心鑽研的結果，從原來的幾立方公尺一直拉到一百六十立方公尺，終於使人們信服了拖拉機的好處。一九五一年，伊春林區的全部木材，靠拖拉機運了百分之五十。

從鐵驕駛進小興安嶺的列車上，沿綫數百里的林木令人興奮，也令人惋惜。許多小樹叢裏，有不少燒焦了的粗大的樹幹。這是日本鬼子統治時期林區不斷發生火災的結果。那時

期，火災只有等大雨來澆滅。人們不知道防火是怎麼一回事。解放後情況逐漸改變了。今年三月，中共中央的防火指示傳到了小興安嶺。伊春的共產黨員、青年團員和廣大羣衆周密地佈置了護林防火的工作。九月初是封山的開始，從這時起，所有通向森林的道路都被拿紅纓槍的婦女守衛起來。現在只伊春就有近千人的防火中隊。這裏曾舉行過廣大羣衆的防火護林遊行，每個人都爲此簽了名。小興安嶺的狩獵者們，在日本統治時代，時常放火燒山，使燒過的地方長出鮮草，好吸引野獸。現在，他們都提高了覺悟，變成了火災的積極防範者。

小興安嶺的開採者，也是小興安嶺的播種者。他們不僅在努力採伐，而且也在努力種植。他們清理了採伐過的林場，又種上新的小紅松。種籽被松鼠吃掉很多，以後又採取移植的辦法。僅五道庫、西營、雙子河幾個撫育站，今年就移苗十二萬株。採伐過的林場，都留下了母樹，讓它繁殖幼苗。他們要使小興安嶺萬年長青，永遠繁榮。這口號並不是幻想。在採伐過的許多林場上，我看到新的紅松幼樹茁壯地長在花草之間。未來的小興安嶺，將更加繁茂，更加美麗。

狄世功到森林裏去

當第四野戰軍完成了解放東北的歷史使命、奉命進關的時候，某師政治部得到一個不好的消息：他們師裏一個優秀的青年戰士、共產黨員狄世功因患嚴重的肺病去世了。他的戰友們爲了紀念這位熱情的戰士，把他的照片珍貴地保存起來。但是沒幾天，狄世功出人意料地拿着拐棍，穿着一身舊軍衣回到師部裏來了。所有熟悉他的同志都驚喜地問候他，有的同志還拿出自己的新軍裝給他，說：「狄世功，你不會死啦，把這件新軍裝穿上吧！」狄世功向師部提出隨軍進關的要求；因爲他的肺病已到了嚴重的關頭，師部拒絕了他這個要求，勸他好好休養。狄世功再次到部隊請求把他留下來像戰士那樣過戰鬥的快樂的生活。這時有位同志却勸他轉業，並請求政府分給他兩垧地，幫助他娶個媳婦。狄世功不高興地說：「同志，我參加革命不是爲了這些。」他雖然不滿意別人對他的勸告，事實上要再留在戰鬥的部隊裏已不可能了。

對於一個人民解放軍的戰士，如果作戰時不叫他衝鋒陷陣，是不能滿足他的要求的；如

果叫他脫離快樂的部隊生活，是會感到不愉快的。狄世功第六次也是最後一次從後方來到前方指揮部請求分配工作，師部不得不惋惜地下了令他轉業的命令。狄世功像一隻離開馬羣的馬一樣，脫離了緊張的部隊的集體生活，到另外一個需要他的地方去了。狄世功帶着戰爭留給他的四處創傷、嚴重的肺病和胃病到大森林裏去了。因為前進的部隊緊迫地需要生產大批的木材，鋪設鐵路。

一個瘦弱的二十多歲的青年人，穿着綠軍裝，拿着拐棍，來到松江省森林工業局的火龍溝分局，擔任局長的職務。這就是狄世功。

在他來到火龍溝分局前，火急的生產任務已經來到了。領導上給這裏規定了生產十萬根枕木的任務。這個工作已包給當時私營的東興伐木公司。一切都安排妥當了，只等局長簽字。在生產的合同上，要寫上狄世功的名字。狄世功覺得這樣大的軍需任務，這樣大的財產，要自己負責和私營伐木公司訂立合同，是件十分嚴重的事，他覺得這比往日的戰鬥還要嚴重。他幾天吃不好飯，也睡不着覺，直到他和技術人員反覆開會，研究了各方面的情况，確實有了把握之後，才在合同上寫上了自己的名字。

狄世功要完成黨交給他的責任，學會並掌握這個企業。
到深山裏踏查（查看森林），似乎並不是一個局長應當辦的事；但是，了解自己林區木

材蓄積的情況，却是能否完成採伐任務的關鍵。狄世功要真正地了解自己的森林，但是，擺在他面前的情況是：林區九月裏還時常落雨，遍地泥水，森林裏的蚊子野獸又多。調查的人員在森林裏吃不到熱的東西，夜裏還得露宿。他的肺病和胃病都還沒有好。無疑的，這都是狄世功面前的困難。但是這一切都沒有嚇倒這個年輕的共產黨員。他和幾個技術人員，帶着他們所需要的乾糧，唯一的蔬菜——大蒜和鹽出發了。

深秋時節的森林是十分美麗的。粗大的樹木一棵緊挨着一棵；一羣羣的蒼松夾雜着白樺樹；有些樹葉又像花兒一般鮮紅；小鳥兒在樹上歌唱；野獸有時從他們的身邊跑過去。這一切都使狄世功感到祖國河山的美麗、富饒；這一切都使他感到自己責任的重大；這一切都使他興奮鼓舞，他好像覺得病好了。

他的學習開始了。他向技術人員說：「這樣多的樹木，我們一定能夠完成任務，你看這不都能採伐呀。」技術人員問他：「你看哪些能採呀？」他指着那幾棵高大的樹木，技術人員告訴他：「那是楊樹，那是榆樹，都不能當枕木。」他又指着幾棵紅松說：「這總能採吧？」又有人告訴他：「這幾棵樹也不好呀！那棵樹上有蘑菇，這棵樹上有瞎牛眼（即樹窟窿）。」狄世功又問：「爲什麼？」回答是：「裏面都壞了。」後來他和別人鋸倒幾棵這樣的樹，才知道這些樹真壞了。狄世功研究着森林裏一切新的事物；紅松爲什麼歡喜長在背陰的山坡上，

黃花松爲什麼歡喜長在草甸子上。就這樣，他懂得了很多樹種，也懂得了不少樹木生長的過程。

狄世功現在是東北森林工業管理局通河森工局的局長。我從他的上級、同級以及他的下級工作人員所得到的對他的印象是：他很能吃苦，很有辦法。這就不能不使人考慮到狄世功的辦法到底從哪裏來。

今年七月，連綿的陰雨給松花江兩岸的人民帶來憂慮和焦急。佳木斯對岸的連江口貯木場貯放着大量的木材，松花江的水如果上漲得厲害，就會把木材沖跑，因而還可能把松花江的大橋沖壞。上級命令另外一個同志和他共同負責搶運這裏木材的任務。他們的指揮部設在松花江邊的一個小木房裏。按照一般的情形，領導人似乎應當把他的大部時間放在指揮部裏，但是，在指揮部裏是難以找到狄世功的。他整天整夜地穿行在現場裏，不管雨天或者炎熱的太陽都不能使他回到木房裏去，除了他自己認爲需要回去的時候。

最初這裏工人們分成晝夜兩班搶運，他自己却晝夜不分地幹下去。現場上十分忙亂，不少下層幹部雖然這裏跑到那裏，裝車工作仍然不能按照他們預定的計劃進行。狄世功在這個貯木場裏的時間很短，却知道這個貯木場的鐵路綫有多長，能放多少車皮，工人一點鐘能裝多少車皮，火車應當如何調度。他爲了想知道拖拉機一點鐘能裝多少，起重機一點鐘能裝多

少，曾在那裏做長時間的觀察，有時還親自幫助工人抬一抬，研究如何才能裝得快。狄世功決不忽視來自下層工作的每一個極小的問題，但也沒有爲那些頻繁的不必要的電話或請示而忙亂。他往往跑到那些工作人員們最不注意的地方去。在連江口搶運木材的時候，我看到他對運出去的每根木材都認真地注意。有些檢尺人員（森林工業部門中驗收木材的工作人員）隨便降低木材等級，他馬上召集檢尺人員開會共同檢查，並且親自幫助檢尺人員檢尺。他對他們說：「我們稍有疏忽，就會使國家的財產遭到損失；這個鐵印，就會使很好的木材變成廢品。這樣下去，這裏的木材運出去可能要受到很大的損失。」就這樣，粗枝大葉的檢尺辦法很快地得到了糾正。

狄世功不像某些工作人員，熱衷於城市生活，坐在機關裏發號施令。他深深地知道，要完成一件工作任務，最重要的是深入下層，領導人員如果不從下層找出問題、解決問題，這個領導者就會成爲一個莫名其妙的人。一九五〇年狄世功在山河屯當分局長時，他堅決地把機關搬到山裏去，靠近作業所。正由於這樣做了，才順利地達到他推廣蘇聯先進經驗的目的。勝利和前進，屬於那些敢於迎接困難的人。狄世功十幾年來能夠大踏步地前進，就在於他勇於接受黨所交給他的切嚴重的任務，並努力完成了這些任務。

一九五一年的九月間，上級命令狄世功到鶴崗完成採伐運輸十萬立方公尺木材的任務。